

七剑十三侠

第八十一回 高铭智败杨小舫 刘杰弹打周湘帆

话说高铭手提八角铜锤飞出阵来，直望敌阵冲杀过去。杨小舫一见，也就提刀飞到阵上，大喝一声：“逆贼休得猖獗，待俺老爷前来擒你！”高铭当即将马勒定，高声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，快通下名来，俺老爷锤下不击无名之辈。”杨小舫喝道：“逆贼听了，俺乃总督兵马杨元帅麾下随营指挥杨小舫是也。你亦须通过名来。”高铭也喝道：“俺乃安化王驾前行军游击高铭是也。”杨小舫当下骂道：“朝廷不曾薄待尔等，有恩不报，胆敢助纣为虐；今日天兵到此，也该及早归降，或可免一死，乃不思悔悟，仍敢口出狂言。安化王造反，皆尔等怂恿而成，若不先将尔等碎尸万段，何以扫除叛王。逆贼休得狂言，看老爷的刀罢！”说着舞动大刀，如泰山压顶般直望高铭砍下。高铭一见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即将右手的锤向上架住，抡动左手锤向杨小舫击来。杨小舫赶着抽回大刀，将高铭左手锤拨开，顺势一刀背，直望高铭背心打下。高铭急将马头一领，跳在一旁，认定杨小舫肩头一锤打下。杨小舫赶紧让过，也就乘势复一刀砍来。二人一来一往，只杀得旌旗减色，日月无光，两边喊杀之声震动天地。彼此战了有三四十个回合。杨小舫正在酣战之际，忽听贼兵队里鸣起金来。高铭一闻金声，当即虚击一锤，跑回本阵。杨小舫也不追赶，亦令鸣金收军，回到大营缴令，杨元

帅使命他偏帐休息。

高铭回至本营，缴令已毕，便与安化王说道：“末将正与敌人酣战，眼见敌人要败下去，何以王爷鸣金收军？”安化王道：“孤见敌将甚为骁勇，恐怕将军有失，因此鸣金收军，且待明日上阵再擒他便了。”高铭道：“末将却有一计，明日阵上，等末将与敌军酣战之时，王爷可吩咐如此如此，敌将包可擒矣。”安化王闻言大喜，当下收军回城不表。

次日一早，杨小舫便又提兵前去索战。安化王吩咐放下吊桥，率领大队到了阵上，排成阵势。高铭当先出马，两人一见，更不打话，即交战起来，两边的鼓声果真震动天地。彼此又战了二三十合。忽闻贼军中又鸣起金来。杨小舫不知是计，只以为又如昨日那般光景，也就预备喝令鸣金收军。哪知高铭就在这个工夫，先把马一拍，故意望本阵退去。杨小舫见他退回本阵，便抢杀过来。只听一片金声，响得振耳。杨小舫也就不赶，退回本阵过来。哪知高铭出其不意兜转马头，飞奔杀到杨小舫背后，举起双锤，连肩带背打下。杨小舫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幸亏杨小舫功夫纯熟，急将座下马一夹，略带偏缰，让了过去。此时杨小舫杀得性起，复兜转马头，望贼队中冲杀过来。高铭接着杨小舫，且战且走，看看到了本阵，忽听鼓声一起，一声呐喊，贼兵团团围拥上来，将杨小舫困在核心，四面拥杀。杨小舫自知中计，当下便抖擞精神，飞动大刀，左冲右突。那些贼兵，被杨小舫的大刀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杀得实在不少。无如贼兵太多，杀了一层，还有一层，只是不能杀出重围。又听贼兵四面八方齐声喊道：“不要放走敌人，务要将他捉住，以报我家左将军之仇！”

杨小舫看看抵敌不住，正在十分危急，忽见东南角上贼兵纷纷倒退，外面一支兵杀到，当先马上坐着一人，高声喊道：“杨贤弟勿惧，我来助你。”说着长枪一摆，只见那些贼兵抵挡不住，立刻让出一条路来。徐鸣皋杀进重围，正欲与杨小舫并力杀出，忽见高铭手执铜锤，又杀进来。徐鸣皋一见，也不说话，当即从斜刺里手起一枪，直望高铭刺去。高铭只顾抢杀，不提防斜刺里一枪刺到，闪躲不及，正中大腿。高铭不敢恋战，负痛走出阵外去了。杨小舫趁此与徐鸣皋二人也就杀了出来，回归本阵。

即此一阵，杨小舫虽然被困，徐鸣皋救出重围，却未曾受一点微伤，倒反将贼兵杀死数百，又刺中高铭一枪，还算大胜。杨小舫便令军中掌起得胜鼓回营缴令。你道徐鸣皋如何晓得来救杨小舫？只因他从宁远得胜回来，走此经过，闻得杨小舫被困，他便急急前去解围。

当下二人进了大营。杨元帅一见徐鸣皋回来，甚是高兴，因将宁远情形问了一遍，徐鸣皋也细细说明。杨元帅将他慰劳一番，便令于偏帐安歇。徐鸣皋复又说道：“贼将左天成已被末将生擒过来，打入囚车带回，现在末将军中，候元帅示下。”杨元帅便命枭首，号令辕门。徐鸣皋这才退下。当即回到本营，将囚车打开，拖出左天成，即在军中斩了首级，又将首级带进大帐，请杨元帅验过，这才号令出去。徐鸣皋回到本营，暂且安歇。少时，众兄弟也就前来探问。徐鸣皋接着，大家叙谈了一番，然后各回本帐安歇。一宿无话。次日正预备出战，忽见小军报道：“慕容贞与王能从西和回来，现在营外候令。”杨元帅当即传见，问了一遍，大加慰劳，遂命将吴方杰的首级号令营门。

此时早有细作报入城中，安化王一听，不禁大怒，随即统率全军，奋勇杀出城来，到大营讨战。杨元帅闻报，也就亲统大军，出了营门。两边排成阵势，各煞住阵脚。只听贼兵队中鼓声响处，安化王早在门旗内飞马出来，大叫：“杨一清前来会话。”杨元帅也就飞马来阵上，不等安化王开口，便先大声骂道：“逆贼安化王，尔系藩王，受恩深重，虽肝脑涂地，不足上报朝廷，乃敢潜蓄异志，图谋不轨。今本帅奉旨帅师，特来问罪，尔应痛悔前愆，自缚请罪，才是道理，还敢拒敌王师，实属不法已极。负恩的逆贼，该死的匹夫，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？”说着，向左右一呼：“哪位将军代我将这逆贼擒来问罪？”话犹未毕，早见周湘帆一声答应：“末将愿往。”说着手执长枪，飞马出来。

安化王被杨元帅大骂了一顿，只见他怒目圆睁，咬牙切齿，也向杨元帅骂道：“杨一清，你休得狂言，孤便谋反，是夺取姓朱的天下，与你何干？你站稳了，待孤前来擒你，将你碎尸万段。”正欲自己出马，早见刘杰飞马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此等无名小卒，何须王爷动手，待末将擒来便了。”一面说着，已经飞马到了阵前，恰好周湘帆已到，彼此通了名姓，刘杰也是用枪，二人搭上手，便大战起来。只见两杆枪犹如两条蛟龙，在那里乱舞，一来一往，足足斗了有二十余个回合，彼此不分胜负。此时却恼了一枝梅，立刻舞动镔铁点钢刀，飞马杀至阵上助战。贼兵队里见有人助战，王文龙手执丈八长矛，也就飞马出来，敌住一枝梅接战。两对儿刀枪并举，煞是好看。

这一场恶战，只杀得旌旗蔽日，尘土冲天，好不厉害。看看刘杰抵敌不住，要败下去。周湘帆哪里肯让他逃走，这

枪一紧，将刘杰紧紧裹住，不能分身。此时刘杰欲走不能，欲战不得，只有招架之力，并无还枪之功，只杀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再战一会，一定要送性命了，万万不能再战下去，只得拚命将周湘帆的枪急急架开，两腿把马一夹，虚刺一枪，逃下阵来。周湘帆见刘杰败走，哪里肯舍，也就紧紧追赶下去。

刘杰此时见周湘帆赶来，忽然急中生智，暗道：“我何不如如此这般，虽然不能将他擒过马来，也叫他知道我的厉害。”主意已定，随将手中的枪按在鞍鞞上面，即在腰间掏出个弹子，觑定周湘帆来得切近，出其不意，反身一弹打来，正中面门。周湘帆“哎呀”一声，跌下马来。毕竟周湘帆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 摇周湘帆中弹昏沉 鹤寄生送药解救

话说周湘帆追赶刘杰，被刘杰掏出弹子打中面门，周湘帆登时跌于马下。刘杰回马来抢，早被官军救回去了。一枝梅见周湘帆受伤，不禁大怒，当下大叫一声，举起大刀，竭力向王文龙砍去。王文龙赶着躲闪，座下马已被一枝梅砍了一刀，那马负痛狂奔而去。一枝梅仍欲追赶，杨元帅在门旗下看得真切，急令鸣金收军，两军各自回营。

一枝梅回到营中，急去周湘帆帐内看视，只见他卧在铺上，呻吟不已。一枝梅又仔细将他面门受伤处看了一回，但见不红不肿，只现紫黑色。一枝梅看罢，知道是中了药弹，随取丹药给他敷上，以为必有效验。哪里知道刘杰这个药弹却与众不同，是用毒药锻炼而成，平时不肯轻用，若遇万分危急，才将此弹发出。只要打中人，并不红肿，只发紫黑色，人即昏迷不醒，到了七日，就要一命呜呼了，所以那些平常丹药解救不得。一枝梅将丹药给他敷上，一众弟兄轮流看视。

到了第二日，一枝梅以为定会轻松少许，哪里晓得仍然如此。一枝梅等心下着急，正欲设法解救，忽见小军来报：“营外贼将王文龙，指名将军出马交战。元帅令下，令将军即刻出马。”一枝梅听说，顾不得周湘帆，当下就披挂整齐，提刀上马，出营而去。这里徐鸣皋等也就吩咐小军小心

伏侍，一齐上马出营观阵去了。

到得营外，早见两边立成阵势，王文龙坐在马上，耀武扬威，只索一枝梅出战。一枝梅听说，哪里忍耐得住，即刻手举大刀，一马飞出，直向王文龙，连肩带背，如泰山压顶，一刀砍下。王文龙见来势甚猛，赶着将丈八长矛架住。两人搭上手，就大战起来，一个似归山猛虎，一个似出海怒蛟，两边鼓角之声，震撼得山摇地动。这一场大战，只杀得飞沙扑面，尘土冲天。二人一来一往，战了有四十个回合，只是不分胜负。

官军队里却恼了徐鸣皋，大叫一声：“贼将休得猖獗，我来取你的狗命！”说着手执银枪，飞马过来，举枪便刺。贼队中见有人助战，参将温世保也就飞舞钢叉，直杀过来，接住徐鸣皋厮杀。徐鸣皋奋勇争先，不遗余力，杀到有十数个回合，忽然大叫一声，一枪刺去，正中温世保马头，那马登时壁立起来，将温世保掀于马下。徐鸣皋急急赶上一枪，正要结果他性命，忽见迎面一个黑影儿飞到，徐鸣皋知道有暗器，赶着将头一偏，躲避过去，不曾遭打。就在这个闪电穿针的工夫，温世保已被贼队中抢了过去。你道徐鸣皋看见那个黑影儿，是件什么暗器呢？在徐鸣皋固然知道，就是我做书的也知道，特恐看书的不甚清楚，与其令看书的掩卷猜详，何如我作书的直截了当说出来，使看书的早为明白。却原来这个黑影儿，就是刘杰打周湘帆的那个弹子。刘杰在门旗之下，见温世保的马被徐鸣皋一枪刺中马头，温世保从马上跌下，他便一马飞出来救，又恐赶救不及，被徐鸣皋结果性命，因此急急的掏出弹子，直望徐鸣皋打来，实指望徐鸣皋也如周湘帆那样，被他打中一弹。哪知徐鸣皋眼快让过，

就在这个工夫，刘杰一马冲出，将温世保救回本阵去了。

徐鸣皋见温世保已被人救回本阵，复转身来助战王文龙。那王文龙可是安化王面前第一个猛将，虽有一枝梅、徐鸣皋二人苦战，他却毫无惧怯，那一枝丈八长矛不亚当年长坂坡张桓侯的厉害，只见他架开刀，格开枪，不但招架，还要复刺。三个人在那战场上，只杀得团团乱转，两边小军齐声呐喊助威。杨一清在门旗下，看见王文龙如此英勇，也甚是暗暗喝彩。自辰至午，战了有两个时辰，不分胜负。王文龙见不能取胜，杀得兴起，遂大叫一声，先将一枝梅的刀急急架开，顺手就是一矛，直望徐鸣皋刺去。徐鸣皋冷不提防，躲让不及，大腿上中了一矛。徐鸣皋拨转马头，负着痛并不回营，也趁王文龙出其不意，还刺一枪，中他的肩膀。王文龙不敢恋战，拨马逃回本阵去了。这里徐鸣皋也鸣金收军，与一枝梅同回本阵。

徐鸣皋回到本帐，将铠甲卸下，用敷药将腿上的创伤敷好，又用旧绢扎缚起来，幸喜受伤不重。杨元帅便命徐鸣皋好生养息，等创伤全好，再行出战。徐鸣皋等却不放心周湘帆弹伤如何，便一起来到湘帆帐内。但见周湘帆仍睡在那里，昏迷不醒，日渐沉重。看看已有三日，徐鸣皋等好生着急，知道这弹伤非平常丹药可治。杨元帅也焦急非常，不知用何丹药可治。

大家正在忧虑，无所措手，忽见有个小军到大帐报道：“启元帅，现在营门外有个道士装束，叫什么鹤寄生，要见徐先锋，有要紧话说。他已经进了营门，小的们恐他是个奸细，不准他进来，现在营外候示，请令定夺。”杨元帅闻言，即命将徐先锋传来。有差官答应，即刻将徐鸣皋传进大

帐。杨元帅问道：“现在营外有个什么鹤寄生，要面会将军，有要话说，不知将军可认得此人否？”徐鸣皋一听大喜，当即禀道：“禀元帅，这鹤寄生是末将的师伯，他乃七剑十三侠中的道支，惯使飞剑，能在十里之外取人首级，前者赵王庄大破迷魂阵，也有他在那里。今特来此，必有用意，还求元帅请他进来，或者就因周指挥面门受弹，伤势甚沉重，特来医治，亦未可料。”杨元帅听说，即命请他进来。差官一面去请，杨元帅就一面下帐迎接。

少刻鹤寄生进来，杨元帅将他上下一看，果然生得仙风道骨，满面的剑侠之气。杨元帅当即迎上，拱手说道：“不知高士远临，有失迎迓，尚望勿罪！”鹤寄生也就拱手答道：“山野村夫，怎敢劳元帅的虎驾。”说着，杨元帅就将他迎入帐内，分宾主坐下。徐鸣皋等一众英雄都上来见过礼。鹤寄生便对杨元帅说道：“久仰元帅威名，如雷贯耳，今幸得见，实慰平生。”杨元帅也让道：“本帅尸位素餐，毫无建立。今者奉旨提兵到此，全赖诸位将军帮助之力，为朝廷锄恶除奸。前者闻得高士在赵王庄，因宁王潜谋不轨，特遣妖人摆设迷魂阵，幸赖高士等仗义除妖，大破迷魂毒阵，使宁王丧胆寒心，不敢遽行起事，则皆高士等上为朝廷，下为百姓，本帅实深钦佩。久与徐将军谈及，亟思一见姿颜，旋据徐将军言及，高士遨游四海，无所定踪，至今犹以未见颜色为憾。今幸惠临，实慰平生之愿了。”

鹤寄生谦让了一会，因问道：“周湘帆现在哪里，为何不见前来？”杨元帅道：“周将军昨为贼将刘杰弹子打伤面门，日来颇觉沉重，虽经敷药，毫无效验，现在人事颇觉昏迷。本帅正虑无所措手，今蒙高士远临，不识高士尚有灵丹

可治否？”鹧寄生道：“便是贫道也为周湘帆中弹而来。昨天在天台，偶尔与傀儡生对弈，忽见玄贞子飞剑驰书，称周湘帆被贼将刘杰用药弹打伤面门。此弹非寻常丹药可治，他这药弹用药锻炼而成，只要打伤皮肤，并不红肿，只发紫黑色，七日之时，毒气攻心，虽神仙也不可治。玄贞子特命贫道用仙露明珠丹解救，故此贫道奉玄贞子之命，特地赶来。现在既已昏沉，必须赶治才是，就烦元帅，差徐将军同贫道前去一看如何？”杨元帅听了大喜道：“难得高士解救，非特周将军之幸，亦国家之幸也。本帅陪高士一行。”鹧寄生道：“徐将军带领贫道前往足矣，何敢劳本帅玉趾。”杨元帅笑道：“高士尚能不远千里而来，本帅就不能奉陪么？断无此理。”说着便站起身来，向鹧寄生道：“当得领道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抄在前面，领着鹧寄生，到周湘帆帐内而去。

不一会已到，杨元帅将鹧寄生让进。鹧寄生走至周湘帆卧处，先将他面色一看，只见满脸发青，额角上有铜钱大一块紫黑色的伤痕，又见他两目紧闭，神志昏迷。鹧寄生便在身旁取出一个小葫芦来，将塞子拔出，倒出一粒丸丹，约在红豆大小，掐在手中，命人取了一盏开水，将丹丸研开，给周湘帆徐徐灌下。不知周湘帆果救得活命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摇 鹤寄生力辞杨元帅 王文龙巧激一枝梅

话说鹤寄生将丹丸与周湘帆服下，不到两刻，说也奇怪，只听周湘帆腹内骨碌碌响了一阵，忽然翻转身，向着床外口一张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吐了许多黑水，登时清醒过来。二目睁开，但见鹤寄生坐在一旁，周湘帆一见，便开口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何时来的？”鹤寄生便将上项的话说了一遍。周湘帆才知自己的命多亏鹤寄生救活，登时便要下床叩谢。鹤寄生忙止住道：“不可闹此虚文，还须静养三日，方可痊愈复元。你且卧下静养，我们到外面坐罢。”杨元帅也止住周湘帆不可劳动，周湘帆只得说了一声再谢。杨元帅便留王能、李武在那里照应，于是又一同来到大帐，仍然分宾主坐下。

杨元帅向鹤寄生致谢道：“周将军多蒙解救，本帅实是铭感难忘。”鹤寄生让道：“此乃贫道分内之事，何足挂齿。所幸周将军现已无碍，贫道也算不虚此一走。”杨元帅便命设筵款待。鹤寄生再三辞谢道：“贫道尚欲云游，就此告别，日后再会便了。”杨元帅道：“难得高士翩然而来，本帅东道未申，哪有就去之理。本帅还有一言奉告：方今干戈扰攘之秋，正志士有为之日，叛王未获，众逆未擒，某识浅才疏，还乞高士不弃，以国家为心，共剿逆贼，则国家幸甚，某之幸甚，高士何可惠然而来，幡然遽去呢？”鹤寄生

道：“贫道疏懒性成，正如野鹤闲云，到处栖息。现在叛王气数业已将终，得元帅与诸位将军共力锄奸，不日行将殄灭。惟叛王有个心腹的贼将，名唤周昂，现在尚未到来，不久必到。此人武艺高强，智谋深远，将来到此，必有一番恶战，那时元帅务要小心。然亦不过萤火之光而已，断不能成其大事。彼时自有人暗助元帅，生擒于他。为今之计，贫道预存丹药数粒，设有需用，可照贫道那样治法，必然有效。贫道话尽于此，不敢再饶舌了，望元帅宽容，即便放贫道出营，以遂本愿。”说着，就将丹药取出，交给杨元帅收好，便即告辞。杨元帅道：“高士既如此高尚，某本不敢强留。惟东道未申，务要屈留半日，聊尽地主之谊，其他断不敢再拂雅意，不识高士蒙俯允否？”鹤寄生见杨元帅如此殷勤，不便再拂盛意，当下答应道：“既蒙元帅如此厚待，贫道当遵命便了。”杨元帅大喜，即刻命人摆出筵宴，大家痛饮了一番，俱各尽欢而散。鹤寄生也就于席散后，告辞出营去了，杨元帅等人送出大营而别。

再说安化王见连日攻打两阵，皆不分胜负，便与李智诚道：“似此相持，何日才可得手？诸君有何妙计，不妨各抒所长，俾早日将杨一清这班匹夫置于死地，便可长驱大进，不然师老无功，如之奈何！”只见王文龙上前说道：“未将却有一计：明日可急急分兵两支，暗暗埋伏城外，未将便去挑战，诱他前来攻城，那时便合力围去。虽不能令他全军覆没，也可伤他两员大将，聊挫锐气，然后再另设计谋擒之。”安化王闻言，说道：“将军此计虽好，但敌军惯用诱敌之计，恐不能瞒过他来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王文龙道：“王爷如以为然，即令分兵前去埋伏。未将明日若不能使敌

人中计，愿甘军令。”

安化王大喜，随即传令出去，令薛文耀带领一千挠戈长枪手，暗伏南门外关帝庙内，只听城头上号炮一响，便冲杀出来，围裹来将，务要合力擒捉，如违令者斩。又命魏光达带领五百弓箭手、五百校刀手，在北门外雌鸡坡埋伏，但听城中号炮一响，即便拥杀出来，校刀手在前，弓箭手在后，以断敌军接应，务要奋力接杀，如违令者立斩。薛文耀、魏光达得令而去。到了半夜，即将两支兵悄悄地偷出城来埋伏。

次日王文龙便去索战。一枝梅即披挂上马，随后杨元帅也率同各将一齐出来，内中周湘帆、徐鸣皋因枪伤未曾痊愈，其余狄洪道、杨小舫、王能、李武、徐寿、包行恭，皆披挂出来。两阵对圆，各煞住阵脚。一枝梅手抡大刀，当先出马，向王文龙骂道：“杀不退的逆贼，尔又前来送死么？俺老爷今日若不将你擒住，劈尸万段，以报前日徐先锋一矛之仇，誓不回营。”说着抡起大刀，冲杀过去。王文龙接着就杀。两人交上手，战有十数个回合，王文龙便虚刺一矛，拨马便走，一枝梅暗道：“这厮并无破绽，何诈败而去，其中必有诡计。”一枝梅便按兵不赶，口中大喊道：“逆贼，你之诡计，俺老爷已经识破，不足为奇，你敢再来对敌么？”王文龙闻言，便拍马跑回，口中亦大喊道：“匹夫，俺便与你对敌，又谁怕你来？”说着就是一矛刺到。一枝梅将刀格开，即便还他一刀。

两人搭上手，又战了七八个回合，王文龙又走，一枝梅还是不赶。王文龙又拨马回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你有惊天动地之能，出鬼入神之技，原来是一个胆小的匹夫，我家

王爷看错人，临出阵时，我家王爷还那样谆嘱，向俺说道：敌军中惟有慕容贞一人不可轻敌。自我看来，不过如三尺孩童，毫无知识，我不过将你作耍，试验你胆量何如，你便以我为诱敌，连追也不敢追了。天下之事，得诸耳闻，实在不如目见，以此观之，亦徒有虚名耳。”说罢，复大笑不止。一枝梅被他这几句话一激，只气得三尸冒火，七孔生烟，大叫一声：“逆贼坐稳了，你休得口出大言，看俺老爷来取你狗命。不必说你那些七零八落的残兵，就便千军万马，又何惧哉！俺老爷今日不将你贼碎尸万段，誓不回营。”说着把马一拍，飞赶过去。王文龙见他赶来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“此番被我激上了。”当下便勒马持矛，又大笑道：“好小子速来，我与你战一百合。”

一枝梅大怒，一马冲到王文龙面前，手起一刀，便向王文龙连肩带背砍去。王文龙急架相迎。一枝梅抖擞雄威，奋力厮杀，恨不得一刀就将王文龙砍为两段，方泄胸中之恨，争奈王文龙武艺精通，枪法高妙，膂力过人，不能取胜。此时一枝梅杀得性起，一刀一刀裹将进来，王文龙暗暗喝彩。两人又战了三四十合，王文龙拨马又走，一枝梅看看赶上，王文龙接着又战。

一枝梅心中早已明白，知道他是诱敌之计了，却不肯说出反齿话来，惹他取笑。只是一件，明知前面有埋伏，居心又要在元帅前显显自己本领，偏向有埋伏的处所杀了去，足见自己胆识过人。因此一枝梅奋勇赶去，看看赶到城下，忽然王文龙不知去向，一枝梅便在马上大骂，忽然抬头一看，见安化王在城头上望下笑道：“来将莫非慕容贞么？你如识时务，即早归降，孤家定然另眼看待，倘仍不悟，可不能怪

不放你生还了。”一枝梅大骂不止，只见安化王在城头上将令旗一招，忽听一声炮响，一枝梅说声：“不好，今番却中他计了。”说着兜转马头，拍马就走。才过吊桥，只见四面八方不知多少兵马，团团拥杀上来，左有薛文耀，手执大刀，飞马杀到；右有魏光达，手持长枪杀来。只听一片喊杀之声，皆道：“不要放走敌将呀！”一枝梅与薛文耀、魏光达两人大战不已，撇开刀，架开枪，还要还刀去杀，真个如生龙活虎一般，被那一千长枪手团团围住，好似铜墙铁壁。

一枝梅左冲右突，只是不能杀出。忽然心生一计，从马上直跌下来，一只脚还挂在踏镫上。薛文耀一见，以为一枝梅受伤落马，便抢上前，想要一刀结果他性命。哪里晓得他是用的个金蝉落马计，一枝梅见薛文耀来得切近，出其不意，便从马腹下翻起，一刀直向薛文耀挥去。薛文耀真个不曾提防，竟被一枝梅一刀挥为两段，跌下马来。一枝梅将身子向上一缩，又上了马，大杀起来。毕竟一枝梅如何出得重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李智诚献书诈降 杨元帅运筹决胜

话说一枝梅用了金蝉落马计，杀死薛文耀，复又跳上马，与贼兵厮杀，抡动镔铁大砍刀，便如砍瓜切菜一般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些贼兵，碰着的皆作无头之鬼。魏光达此时腿上也中了一刀，不敢恋战，急急逃出重围走了。王文龙见魏光达败走，薛文耀被杀，他便奋勇又杀进来。一枝梅见了王文龙，恨不能生啖其肉，又舞动大砍刀，与王文龙杀起来。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贼兵纷纷倒退，冲进两骑马来。一枝梅瞥眼看见包行恭、徐寿杀到。一枝梅在马上大喊：“速来杀贼，我们可奋勇去抢城。”说着，只见包行恭、徐寿那四把刀，真是神出鬼没，杀个不了。三人便会合一处，大杀起来。王文龙见势不好，死力接战，反被包行恭等三人围住，不能脱身。那些贼兵又纷纷退了下去，只站得远远的在那里呐喊。安化王在城头上，远远看见王文龙反被敌人围住厮杀，急令温世保、高铭、孙康、刘杰出来接应。王文龙正在危急，幸亏温世保等杀出城来，将他救出重围。一枝梅等三人复又赶杀了一阵，这才鸣金收军。这一场恶战，只杀得尸如山积，血流成河。一枝梅等大获全胜，掌了得胜鼓回营。当下杨元帅为他三人记了功，便令各回本帐安歇。

且说文龙大败而回，见了安化王，好不羞耻，计点兵